

初绽的嫩蕾

——深圳中学优秀作文选

主编 李亮



初绽的嫩蕾

——深圳中学优秀作文选

主编 李亮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初绽的嫩蕾——深圳中学优秀作文选

主编：李 亮

责编：王保华 设计：张卫东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长沙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大32开 8.5印张 203千字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7—5057—0483—4/G·50

定价：4.20元

谨将此书献给深圳中学
四十五周年校庆!

临江仙

贺深中四十五周年校庆

李 亮

四十五年寒与暑，
万千桃李芬芳。
黉宫楼宇渐辉煌，
校园春长驻，
苗圃满阳光。

开放东风苏万物，
深中气宇昂扬。
校风八字闪光芒，
声名播海外，
花果更飘香。

序

何恭伦

深圳中学是一所几乎与特区经济同步发展的学校。自1983年定为省重点中学以后，在特区经济飞跃发展的催化之下，九年来，深圳中学无论在校园建设或质量提高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近期的九年，超过了过去的三十六年。

深圳中学的惊人成就，自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胜利，并且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正确。

在我校四十五周年校庆之际，我们有责任回顾以往的路程，从各方面总结取得的成绩，向校友们汇报，向特区人民汇报，向全国人民汇报。我们已编印了一本《飞跃的步伐》，从整体的角度反映我校与特区经济发展同步的前进轨迹，而这本《初绽的嫩蕾》是从语文教学中一个单项的角度，作纵深的回顾和总结，作为《飞跃的步伐》一书的补充，也可使校友们借此一斑进一步窥视全豹。

本书共收入自1983年以来的学生优秀作文132篇，其中71篇是近年来在全国各次写作竞赛中获奖的作品，余下61篇是曾在全国各类报刊和专集刊用过的优秀文章。从时间上看，1986年以前的占9篇，1986年以后的共123篇，占总数的93.2%。由此可见，深圳中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几乎是以加速度的趋势出现的。另外，在作文教学方面，应以1986年海潮文学社成立为分水岭。在71篇获奖作品中，有60篇是海潮文学社社员的作品，占84.5%；在书刊发表的61篇作品中，海潮文学社的占47篇，为77%。海潮文学社的成绩，正是我校一贯坚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坚持贯彻因材施教原则的胜利。

这本小书在编排上是按体裁分为小说、寓言、散文、诗歌四个部分。计小说15篇，寓言故事5篇，散文90篇，诗歌22首。其中散文则按记事、写人、写景、抒情、议论的顺序排列。每篇作品后面都

有简评，帮助读者鉴赏，因为本书的大部分读者是在校学生。

希望这本小书不仅是过去时期某方面教学成果的展示，而且是新阶段夺取新胜利的起点。

1992.7.

目 录

• 小说 •

解脱 (三等奖)	骆丽晖 (1)
意外	陈旭鸣 (6)
玉兰花	骆丽晖 (8)
母女情	郭穗玲 (11)
追求	夏琳 (15)
释“爱”	夏琳 (17)
星光 (二等奖)	夏琳 (19)
教儿记 (二等奖)	梁惠平 (21)
中学生伟立	张欣 (23)
露露的一阵小心波 (优秀奖)	陈晓宁 (27)
假日 (优秀奖)	陈朝芬 (29)
寄居生涯 (三等奖)	王晨 (33)
童年的友谊 (三等奖)	黄蔚云 (36)
公鸡的故事 (文学新星奖)	骆丽晖 (39)
麻雀的故事 (优秀奖)	黄蔚云 (41)

• 寓言 •

菊花与玫瑰花 (优秀奖)	陈奕埤 (45)
会写英文的蜘蛛 (佳作奖)	张欣 (46)
一只小白鼠的始末 (佳作奖)	张欣 (48)
狗的自述 (佳作奖)	姜毅础 (50)
矛和盾的故事	杨蓓 (52)

• 散文 •

林老师访问记	刘洁舒 (55)
同学之间	黄蔚云 (57)
紫色的夜空 (佳作奖)	陈焕声 (59)
相思红豆	陈焕声 (62)

我童年时的秘密	周意波 (64)
“我这个人”	夏 蕾 (65)
我们班的课余生活	陈 颖 (67)
对不起, 老师 (佳作奖)	廖惠聪 (69)
“610”情思 (佳作奖)	叶允平 (70)
他 (佳作奖)	麦莹儿 (74)
晨之光	区绮文 (76)
小站 (优秀奖)	骆丽晖 (78)
特区的窗口	李爱蓉 (80)
下跳棋	梁惠平 (81)
爸爸讲的故事	张志红 (82)
替爸爸听课	罗康怡 (84)
小晶晶听课记	梁 蕾 (85)
故乡的客人来了	骆丽晖 (86)
变 (三等奖)	梁意红 (90)
补鞋·补钱	张卫宁 (92)
父亲的书柜 (一等奖)	李京宇 (94)
一秒钟历险记	梁 瑾 (96)
不团圆的“团圆饭”	张擎旗 (98)
意外的惊喜	张夏燕 (100)
一辆旧单车	欧阳湘 (102)
买裙子 (小荷奖)	梁 瑾 (103)
悔 (一等奖)	陈利玲 (106)
车中杂记 (雏凤奖)	张永正 (108)
我爱我的家 (一等奖)	黄 琪 (111)
我爱我的家 (三等奖)	梁 瑾 (114)
自省话公德 (三等奖)	黎晓斌 (116)
永远的怀念	安石曦 (118)
审蟹	赵 霞 (120)
可爱的小乌龟 (二等奖)	王程宁 (121)
壁虎 (优秀奖)	黄蔚云 (124)

妈妈，我找到了	杨端纯 (126)
林娘	钟文雅 (128)
我的老师 (三等奖)	邱 雷 (130)
梦中的外婆 (优秀奖)	骆丽晖 (132)
我无法忍受了	夏 蕾 (134)
出走	刘洁舒 (136)
奶奶二三事	邱少雄 (139)
大家都夸他	谢 红 (141)
我了解的一个人	赵 颖 (142)
我的好伙伴	陈宇玉 (144)
深圳市里绣中华 (优秀奖)	陈朝芬 (146)
锦绣中华游	李怀宇 (148)
西丽水库——深圳特区的一颗明珠	区靖文 (151)
旅游散记	汲 焱 (152)
春日行	郭寅昊 (157)
参观迎春花市	梁远鹏 (158)
秋 (三等奖)	陈奕婷 (160)
故乡的南国小雪 (佳作奖)	李贞玉 (162)
路 (优秀奖)	陈利玲 (163)
深圳河 (优秀奖)	全巧渝 (164)
雪 (优秀奖)	骆丽晖 (165)
考试交响曲 (小荷奖)	黄蔚云 (167)
可怜的骆驼 (三等奖)	彭 琛 (170)
乡梦 (三等奖)	徐 岩 (171)
我渴望雷声	汲 焱 (173)
雨中，那把深情的小花伞	陈朝芬 (175)
站在祖国地图前的遐想 (二等奖)	罗丽珠 (177)
我的梦想	黄蔚云 (179)
校园，青春的七彩河	蔡斐 杨 莉 (181)
你不要问，她在想什么 (优秀奖)	姜毅础 (187)
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金奖)	钟 乔 (188)

龙的呼唤 (优秀奖)	刘华端 (191)
历史的明镜 (优秀奖)	林雪芳 (194)
儿女们的好父亲——焦裕禄 (一等奖)	余蔚 (196)
自制, 迈向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步 (银奖)	严晔 (198)
塌了的古老的围墙 (征文奖)	陈利玲 (200)
从小晶晶听课所想到的	余蔚 (201)
钗黛小议	黄琪 (203)
卫道士与牺牲品 (佳作奖)	杨蓓 (205)
不同的悲剧 (优秀奖)	骆丽晖 (207)
一个送气工的人生价值 (一等奖)	余蔚 (209)
意志·毅力 (优秀奖)	夏蕾 (212)
玫瑰与刺引起的思索 (优秀奖)	赵颖 (213)
请把重视体现在行动上	唐亦湘 (215)
冒险·进取	薛莉 (216)
论逆反心理	王晓虹 (218)
任性和愚昧的表现	刘华端 (219)
可赞的叛逆性格	奚海燕 (220)
向家长们进一言	郑桂丽 (222)
人与环境	邓秉铸 (224)
获益非浅的“学生干部夏令营”	黄琪 (225)
这是一件小事吗?	余蔚 (227)
谈“找乐”	黄韵抒 (228)
为什么要遵守纪律	何琳 (230)
我对中学生作文的看法	沈宁 (232)

· 诗歌 ·

音符 (三等奖)	黄蔚云 (234)
拥抱我, 孩子 (佳作奖)	陈毅民 (235)
风雨中 (优秀奖)	朱雯雯 (237)
下雨的故事 (佳作奖)	梁红 (238)
生命之酒 (佳作奖)	陈毅民 (239)
虹——给友人	谢宏 (240)

帆（优秀奖）	叶允平（241）
我的船（佳作奖）	唐岳麓（242）
九月的爱（三等奖）	黄吟秋（243）
垂暮的老人（佳作奖）	朱 莉（244）
乡思（佳作奖）	朱 莉（245）
春雨后的朴树（鼓励奖）	梁 红（246）
献诗（四等奖）	叶允平（247）
如果（优秀奖）	黄蔚云（248）
盼望（佳作奖）	叶允平（250）
孤独（优秀奖）	黄蔚云（251）
怀念（佳作奖）	梁 红（253）
给远方的朋友（佳作奖）	叶允平（254）
赠别（佳作奖）	冯 琪（255）
我不曾离去（优秀奖）	唐岳麓（256）
友情	夏 琳（257）
妈妈，不要送伞来	禹 恽（258）

小说

解 脱

海潮文学社 高三骆丽晖

他的灵魂躲在破碎的躯体中。他感到有人把他抬起，放进一个厚实的红木棺材里，盖上盖子，便只剩漆黑的一片了。

像是被抬着走了一段路。“咚”一声放下。正疑惑着，却听外面一片吵闹声。

“不行！”一个辣辣的声音，“县长是我儿子，当然由我们埋罗！这是我家的福气，你们怎能抢哩！”

“你这话怎讲！”苍老的声音，忿忿不平地，“打他三岁起就给我做继子了。这可是你亲自送来的，吃我的，住我的，没有我，他能当上县长？现在倒好，你还好意思跟我争？哼，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占了这份荣光！”

灵魂在棺材中颤抖。他明白那里是谁——亲爸和继父。“也许，如果我不是县长，就可以免了这番争执了。”他不无嘲讽地想，凄凄地笑了。

“我小时候……”他又忆起历历往事。

“三古，去，到你亲爸那里去，让他给你衣服！”继父一把夺过三古手中的破袄。“你是他亲儿，他不给，咋对得起你早死的亲娘啊！”

他从墙角的破板凳上站起来，把裤脚使劲往下拉了拉，依然露出一小段腿肚子。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他下意识地脖子缩得更紧了些。寒风从门缝间拼命地挤进来，带来一屋子的冰凉，让人足以想见

那外面……然而他不敢不动，也不敢回头看一眼继父那永远铁青的脸，他只有哆哆嗦嗦地打开乌黑的木门，再哆哆嗦嗦地关上，无可奈何地走。

他无从想起路途究竟怎样的遥远，也无从想象路旁的衰草丛中是否有隐藏的蛇蝎。甚至，他没有感觉到脚指头的疼痛，不知原本干裂的小手已肿得发亮。他只是无意识地走着，沿着一条小泥路，两边是无尽的衰草与孤零零的小树，那小树光着瘦削的躯干……他默默地想：“也许真像继父说的那样，看在死去的阿妈身上，他会把箱底的那件破毛衣给我吧！”他这样想着，心里充满了希望，仿佛在黑暗中久行的路人猛见一线光明一般，他加快了脚步……

灵魂在黑暗中想着。他记起亲爹那同样铁青的脸，记起他刺骨的冰冷。他记起那似血残阳涂抹的天边，踉跄的小小身影……“也许，”他想，“我永远往返于那两点间的话，我早就清静了。也许就留在小道旁，也许留在山下那黑黑的小山洞里……啊，那一定是另一番情形吧！”

灵魂想起当年的毅然决定，或许那竟是错的？他记不清他怎样攀上火车的。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那叫火车，他只是想，这个庞然大物会把他带到一个好地方。事情实在奇怪，他毫不费劲地躲过了检票员的查验。他记得他当时就蹲在一个烧热水的锅旁，暖洋洋的，舒服得想睡觉。一个老头嘟嘟囔囔地进来加煤，瞅都没瞅他一眼。

“可怜的家伙。”灵魂突然觉得那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他就那样似有似无地呆在那里，仿佛一团虚物？灵魂如今细细体味着，忽被自己的不受重视感到恼怒。“我宁可被发现了，让那个查票的大声斥喝一番，叫嚷着要罚我钱。”他如此怪异地想。尽管这以前，他一直以为那是件令人庆幸的事情。

然而他确实是个幸运的人。一切都是命运对他的偏爱：碰上好人；当搬运工，攒了点钱；进学校念书；参军，穿上梦寐以求的军服；立功；复员……，回到了离别近二十年的故乡，当上了不大不小的官。

他实在是个能干的人，任何难题到了他手中，都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无怪乎他上得那么快：科长——局长——县长，到如今躺在漆黑的棺材里，他已当了几年的县长了。

“还是现在舒服啊，无忧无虑，躺在黑暗中，便不必理会世间的一切了。”

“啪！”有人猛拍了一下椅盖，灵魂吃了一惊，却听到外面一声怒喝：“你倒想得美，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灵魂只觉得头脑发胀，耳边一阵阵轰鸣，早已分不清是谁的言语。他悄悄地从板缝间钻出来。月光如洗，那两张扭曲的面孔分明透着寒气。灵魂打个冷噤，悻悻地沿着影影绰绰的小道游荡……

他不知该往哪儿走。其实他根本不想走，只希望呆在僵硬的躯体中，静静地休息；然而他受不了他们的争吵，那令他感到窒息的苦闷，所以，他才这样静悄悄地、静悄悄地溜出来。

这是个美丽的夜晚，城北的小河静静地流着，透着清凉的气息。灵魂立在岸边，闻着清新的空气。他忽然想哭，仿佛又看见自己赤着双脚踩在乌黑的河水中，站在腥臭的气味中，忍着肠胃的翻转倾倒……作为一县之长的他，就是这样领着人们征服了这条顽劣污浊的小河的。那时自己曾十分固执地想：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然而那一刻，当他得知自己所作的一切只化作旁人嘴里的一句“好出风头”时，他惊呆了，好似被人重击了一下，半晌回不过神来。他没有替自己申辩什么，也不屑于和那几个生事者争辩，只在静静的月夜，孤独地坐在河畔，呆望着重新变得清冽的溪水……

灵魂沿着河岸游荡，“现在好了，我终于离开他们了。”他猛然感觉到了一种超脱。死了！阴间、阳间，两个完全相隔的世界。如今，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可以一古脑儿忘却了——死原来竟这么好！

他记得当年在战场上厮杀时，曾有过一个颇不光彩的念头：“要是我死了，那该多可惜啊！”现在想来，倘若战死沙场，那倒是件颇壮烈的事情，如果能表现得突出，大可以成为一部战斗片的主角原型。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可以省掉许多烦恼。

“世上竟有这样的事！”他长叹一声，满心凄苦。

“汪县长啊汪县长，都是我这老头子累的你呀！”灵魂吓了一跳，疑惑地转过头看看，却见旁边不知何时来了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呀！这是我的本家哩！”灵魂记得他，几乎要喊一声：“汪老儿！”然而他看见汪老头多皱的脸时，又赶紧止住了。那老头眼眶模糊，直勾勾

地望着前方，傻子一般。”灵魂猛然意识到自己已在另一个世界了。“我会把他吓坏的，真险！”灵魂为自己差点铸成大错内疚了好一会，那老头仍在忏悔：“我这糟老头有啥用呢？为了我的事害得你生了病，现在还……”他的声音哽咽了，喉咙模糊不清地发出“呜呜”的哭声。灵魂不敢再呆在汪老头身边，他担心自己终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话来，那……“可怜的老头！”灵魂飘飘荡荡地离去，“要是他不姓汪，那该多好！”

他当然不会责怪汪老头。汪老头不算老，顶多四十八，比县长大不了几岁，可是他头发花白，脸上的皮皱皱地打着无数的褶——活像个七十岁的老头。这也难怪，“革命”一来，进了山沟沟，以后出来，大学文凭只剩半张了；另一半呢？别人不晓得，他自己更糊涂。“大概那天撕去点火了吧！”这话也糊涂，硬皮的本本，撕去生火？笑话！“冒充大学生！”调查组最后扔下这句话，收了文凭的那一半，扬长而去！可怜老汪头空有一身本领，毫无用武之地，只能乖乖地呆在一间破旧的办公桌旁，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一些简单机械的动作。

汪县长不知从哪听说汪老头的“故事”，查来查去最后证明了汪老头确是某林学院的高材生：“咱们县的大学生可不多哟，尤其是这样的老牌名牌学生，这可是咱们县的宝啊！”终于，倒霉了大半辈子的汪老头熬出了头，当上了科委副主任。

谁知汪县长却因此倒了霉。半月前县委领导班子改选，汪县长依然是最多票的，可是结果呢？落选了！怪事吧？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总之，有人打了小报告，称汪县长“滥用职权”，“爱出风头”，证据嘛，汪老头不学无术，汪县长却凭亲戚关系（两人都姓汪嘛！）让他当上副主任。上头看了，顿时来气：“好个汪县长！难怪一个劲地保着那个姓汪的老头子，却原来是亲戚哩……这小子，一派胡言，差点让他蒙了，得好好调查一下。”

面对调查组，汪老头的毕业证是拿不出来了，可也不像不学无术的家伙呀！这不，试探着问了几个问题，好家伙，答起来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像是要把多年来少说的话在这一次全给补上，又像要把一肚子学问全都抖出来，让他们看看自己是不是无术！调查组成员们不时面面相觑。

终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回去时一个个醉醺醺地爬进面包车。一

番“研究”之后，决定汪县长半个月后降为副县长。

“想不到我等不到那天了！”灵魂嘟嘟囔囔地对自己说。是的，明天就是“那一天”了，自己却已到了另一个世界。“那倒好！”真的，死了，没有谁还追究“过错”。灵魂竖着耳朵仔细听，还是被称为“县长”，“优秀干部”，“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公仆”……他听着听着就开心得想裂嘴笑，心里却还纳闷那致悼词的家伙何以能显得那么情真意切，仿佛是他的亲密战友似的。然而不久前那家伙还为了“配合”调查组忙得东奔西窜，点头哈腰阿谀奉承地一副奴才相！汪县长平生最讨厌的就是这号人，更何况这一切都是冲着自己？明里不说，暗地里彼此都视对方为敌手了。“想不到他演技这么高？”灵魂打心底里佩服他这点。自己就不行，说话不带拐弯的——怪不得总得罪人。

不过追悼会的气氛还真有点儿，那家伙很卖劲地读到“汪县长因公不慎摔死”时，喉头哽咽，泣不成声。台下几个干脆放声痛哭起来。灵魂知道那是几个“肇事者”。他们一定会责怪自己的！灵魂真替他们可怜，不关他们事嘛！其实都是我乐意的……灵魂仔细地回想了一遍。

因为选举的事情，汪县长气得大病一场，吊针打了8天24瓶。第9天，几个人找上门来，“汪县长，红岗建筑队可太不像话了！刚落成半月的新楼里，这不，一下雨就漏水！不信您可以去看看……”汪县长二话不说，跟着他们就去了。

灵魂至今弄不清自己如何栽下去的。也许是突然头晕站立不稳，但似乎更大的可能性是自己无意识地“走”下去的。总之，从七楼顶飘下来，躯体便已破裂，灵魂兀自吓了一跳。之后呢？之后便是他们惊恐的喊声。“有什么可怕可怪的？”灵魂自语，“这样快活多了。”

夜色更浓了。灵魂知道自己该回去了。亲爹和继父，他们该吵完了吧？匆匆地荡回，悄悄钻进棺材……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谁胜谁负，灵魂钻进僵硬的躯体，满足地合上困倦的双目……

（本文获全国少年“九一之春”写作竞赛三等奖，并曾在《罗湖》文艺双月刊1991年第一期上发表）

【简评】这篇小小说构思新颖，安排巧妙。

故事并不复杂：一个农村穷孩子，受不了饥寒的折磨，扒火车逃到城里当搬运工，后来攒了点钱上学读书，然后参军、立功、复员，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因为能干，由科长而局长而县长。他为人正直，又爱惜人才，因而得罪了不少人，终于被上级贬官。他气病了，却被几个人把他从病床上逮去检查新楼的建筑质量，他不小心从七楼坠下身亡，从此解脱了人间的烦恼。不料他的养父和亲父却为了争夺埋葬儿子县长的光荣而在棺木旁争吵不休，让他死后仍不得安宁。作者运用倒叙、插叙、追叙、明写、暗写互相穿插的写法，使平淡的情节变得曲折离奇，起伏跌宕。灵魂出窍，离开棺材逃避烦恼，到处游荡，从而引出一连串回忆，貌似荒诞，其实是寓讥讽于荒诞之中，增添了情节的趣味性。结尾不了了之，给读者留下无限的联想余地，拓展了小说主题的内蕴。（李亮）

意 外

海潮文学社 初三陈旭鸣

黄县长今天特别高兴。先咕嘟咕嘟地往肚里灌了两杯白酒，就西装革履地出门迎接市长去了。被风一吹，是多么惬意啊！

他一边走，一边想象着新上任的市长的相貌，和市长见面时的礼节，自己在向市长汇报本县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时市长脸上所出现的赞许的笑容……不禁有些飘飘然了。

是啊！黄县长从没见过新市长，忽闻市长要亲自来本县考察，又怎能不激动呢？

正在离县政府一百多米的时候，黄县长忽然喉间一痒，一口浓痰上来，“扑”的一声就吐了出来。刚好被从后面匆匆走来的一位四五十岁的、穿一身中山装的人看见了。那人叫住黄县长，问：“同志，你怎么随地吐痰？那边不就有个垃圾箱吗？”